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七

少微家孰燕枝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三
後漢紀

孝相皇帝

在位二十一年



請志爾宗之曾孫河間王開之子質帝崩於延熹
立之本初元年六月即帝位大右臨朝聽政

丁亥建和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為大尉自坐固之廢內
外喪氣羣書則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文典由是朝
野皆倚望焉○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並李
固杜喬以為与妖賊刘鮪明交通請建按罪大右素知
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死於獄中冀使人脅杜喬曰早
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

已丑三年即陵疾相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尚行當世名賢
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在即陵泣事明公稱為神君有子

八人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
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
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辛卯元嘉元年十一月詔百官文書獨行之士亟即奉崔寔
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出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

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寔
衰而不改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
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多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弄計見效優
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
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貶
相讖晉文勤管仲之功太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遠權較
激之理也故聖人能為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

崇相帝

梁恭
殺李固
杜喬

荀氏
卷

荀爽
馬季

崔寔
政論

繩之約可復治亂素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
能經焉仲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
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
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
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
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乞運之會自敷世以來政多恩貸
取委其轡馬駘其銜駘音提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掛勒
鞅軻以救之軻音其口也音巨豈暇鳴和鑿調節奏
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答者往往至死是
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
曰此為人士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溫公曰漢家之虐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襄
世之君率多柔儒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
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
究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自由
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二則糾之以猛猛則民
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
易之常道矣

致掌管見曰崔寔之論雖以矯一時之弊然不知人主
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
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
仁人為政先致慢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孔孟之
訓未嘗有猛阜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
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曰寬則得衆
是則天地之常理古人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儒姑

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言寬之理哉所謂德恩目前茲
究得志紀綱不立又豈仁之道哉

丙申永壽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季等聚眾至三萬人破

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巡能治刺者以司徒楊

川韓韶為瀛長賊聞其資相戒不入瀛境餘縣流民萬餘

戶入縣界無以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

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大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韶去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忠政稱時

人謂之穎川四長

已亥延熹二年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二百皇后六貴人二大

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士者二人其餘卿將

尹校五十七人冀重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殘二十年威

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与帝既不平之又遣客刺

殺議郎兩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小

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誅之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百姓

莫不稱慶收冀財貨賜官斥賣公旦二十餘萬以充王府

用截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等

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大司農黃瓊為大尉是時新

誅梁冀天下想尚與政黃瓊首居公位乃委美州郡素行

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制吏稱之瓊碎汝南范滂滂

少厉清節為州里所服嘗云清詔使察察冀州滂登車攬轡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尚

書令陳蕃上疏薦五効士徵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闓

京兆韋著穎川李暹帝悉以安車玄纁待之備禮徵之皆

不至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帝

又徵安陽魏相其鄉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

韓韶為瀛長賊聞其資相戒不入瀛境餘縣流民萬餘

穎川四長

五侯

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

陳蕃上疏

陳蕃下

世以相帝

魏晉書

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宦官五侯九貴縱傾動內外

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

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為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為

為善可為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尚稱朕違

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九月以大鴻臚劉翽為司空

翽嘗為會稽太守濶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餘人齋

百錢以送翽曰山谷劬生才嘗識郡朝地守時吏發求民

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曾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

奉送翽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

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商馬乃匹其可減乎。左右

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相乃慨然歎曰。使相生行死

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帝段誅梁冀。獲執專席

宦官五侯九貴。縱傾動內外。○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

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為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為

為善可為。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尚稱朕違

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九月以大鴻臚劉翽為司空

翽嘗為會稽太守。濶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餘人齋

百錢以送翽。曰山谷劬生才。嘗識郡朝地。守時吏發求民

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曾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

奉送翽。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

受之。

甲辰七年。郭泰博學善談論。初特雖湯時人。莫識陳留。得

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去相見。曰吾見士

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切。高雅密博。公之華

夏。鮮見其儔。遂去為友。於是各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

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去。泰同舟而流。家賓望之以

為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孟敏客居

大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有馯阿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甕

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儼不違親。真不絕俗。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陳留仇香。至行。純黑

御堂。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去。毋居。毋請

善

李唯善

劉先

不怒愛

侯

歸

洪相帝

仙書

齊書

魏書

齊書

齊書

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浦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鷹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鷹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大吏。李郭泰符融齋刺謁之。因留宿。明日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乙巳六年。李膺復拜曰。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諷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列代以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賢龍門云。○徵東海相。劉寬為尚書。其兄寬歷典三郡。溫一多恕。雖在

善卒未嘗疾言厲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丙午九年。初帝為蠶。吾侯音受李於甘陵。周福及即位。

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謔。

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談。

揣音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董大

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王大

守成瑨即以岑暉為功曹。暉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

糾違。肅清朝府。於是二郡為之謔曰。汝南太守范滂博南

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大李

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古李膺陳蕃王

暢更相褒重。李中詔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

世相帝

賈彪
子人

張成
子人

陳蕃
子人

范滂
子人

李膺
子人

李膺
子人

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
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徒獲到門○賈彪嘗為新息長小
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去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
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按吏欲引南彪怒曰
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
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
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河內張成善風角
推占富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使取捕既而逢有獲免
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
其占宦官教成弟子作脩上書告膺等善大李游士交結
諸郡生徒互相驅馳共為部黨洲朝朝廷疑亂風俗所變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
忿疾案經三府大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善
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者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
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
辭所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此道不
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无所
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
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
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
以蕃辭乃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築建者皆天下名
賢度遠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去乃自上言
臣明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大李
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且坐之朝廷知而
不問杜密素与李膺各行相少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
丁未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為黨人言者

漢和帝

賈思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維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諝秋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

善政近者奸臣牢脩造設董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膺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誠陛下穉齒

伊呂之佐而虛為奸臣賊子之所誣性惟陛下留神登首書奏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

人范滂等皆三木慶三木謂頭及手足皆自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妯娌等更相技擧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

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上死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

自求多福公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聖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自覺天下不愧夷甫慨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柱

楛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范滂往候霍諝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

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皆答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道還鄉里初諝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

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弼髡答揚史弼事坐傳舍傳舍如責曰詔書疾惡黨人自意懇

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田疇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十二月

丁丑帝崩曾太后臨朝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曹孫宏立之時年十二

史補

魏書

今之脩善

萬世

後漢紀

孝靈皇帝

在位二十二年 壽三十四

諱宏 肅宗之玄孫 河間孝主之曾孫也 永康元年十二月 相帝崩 無子 太后迎立為嗣 即位

戊申 建寧元年 以竇武陳蕃胡廣參錄尚書事 〇初 竇太后之立也 陳蕃有力焉 及臨朝 政無大小 皆委於蕃 蕃與竇武同心戮力 以災王室 徵天下名賢 奉應杜密尹勳劉瑜等 皆列於朝廷 與其參政事 於是天下之士 莫不延頸想望 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共相明結 誦事太后 太后信之 蕃武疾之 嘗共會朝堂 蕃私謂武曰 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 操弄國權 濁亂海內 今不誅之後 必難圖 武深然之 蕃大喜 以手推席而起 踣拜 會有口食之變 蕃謂武曰 昔肅望之困 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 可因日食斥罷宦官 以塞天變 武乃白太后 誅曹節等 太后猶豫未忍 曹節召尚書 督使所詔 板拜王甫為黃門 令持節捕武 武不受詔 執蕃送北寺獄 殺之 王甫將弄賈羽林等 合千餘人圍武 武自殺 梟首雒陽 郊亭 收捕宗親 賓客 姻屬 悉誅之 遷皇太后於南宮 於是羣小得志 士大夫皆喪氣 已酉 二年 初 李膺等 鉅蔡 錮天下士大夫 皆高尚其道 而汙穢朝廷 希之者 唯恐不及 更相標榜 為之 捕蹙 以害武 陳蕃劉淑為三君 君者言一也 世之所宗也 李膺 荀爽 杜密 王暢 劉祐 魏朗 趙典 朱寓 為八俊 俊者言人之英也 郭泰 范滂 尹勳 巴南 宗慈 夏馥 蔡衍 羊陟 為八顛 顛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 趙超 岑暕 范滂 劉表 陳翔 孔昱 程璜 為八及 及者言其能導人 追宗者也 度尚 張邈 王孝 劉儵

誅官之

高堂事 敗見後

胡毋班秦周蕃鄉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及陳寶用事復與拔霄筆陳寶謀奪等復廢居官疾惡奪

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僕也見張儉尤甚覽鄉人朱

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

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判草捕

儉筆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請鈞黨者故司空虞拔及李膺

杜密朱寓前聖拜起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

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鈞黨對曰鈞黨者即黨人也上

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欲為不

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

膺曰可夫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

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

禁錮汝南督郵吳遵受詔捕克滂至征羌抱詔書明傳舍

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

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

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

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公名

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

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

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

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

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

滅否人倫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張儉亡命困迫瑒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

歷伏重誅者以千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於

曹節表
李膺傳

李膺傳
不此刑

范滂死
杜密傳

張倫士
一門事

中書省
楊

滅郡縣為之殘破倫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里褒弟
融年十六匿之後事世倫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
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
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
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當解解倫乃還鄉里後
為掾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倫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
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變形入
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人無知者當禁未解而
卒初范滂等非計朝政自公測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
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中署播獨歎曰昔戰
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推尊先驅其後亦卒
有坑溺燒書之禍公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音之間因植
為屋曰同儕人居二年芳華果惟黨綱之禍唯播超然免於

評論

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主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
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
或不免儻以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
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效獨揚清抑蛇之頭險踐虎
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或滅而國隨以
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至子嘉平元年三月大傳胡黃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
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與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
蕃李咸並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
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愨常遜言其色
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漢三帝

五
乙卯四年二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

經刻篆詩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丙辰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

或衣冠或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以被禁錮
辱在塗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下

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
位者悉免官禁錮妻及五屬

丁巳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相率
詣省除太子舍人

戊午光和元年二月置鴻都門李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
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

者士君之甘取與列焉。是歲初開西邸曹官入錢各有
差二千石二十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

或三分之一於西園二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
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

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
及即位每歎相帝不能作家臣曹無私錢故曹官聚錢以

為私藏

庚申三年作羅圭靈昆苑韓璽司徒楊賜諫上以問侍中

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園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卜里

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致堂管見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

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
人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各湯武應天革命
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虜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
伊尹放太甲而飲廢其王者說焉五就湯五就桀其為

蔡邕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曹鸞

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碎管叔凶蔡隆霍非為已也而求刀同象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措克駁鈔不知紀極曰乃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首執斂助不足則出錢其民而取其息曰燕不售與滯同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有父之讎忍取不報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昆夷遂使詭言儒術者舉其為笑曰五經孔孟殆亦奸究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并聖王梗未足多謂至使六經孔孟之格言為後人斯出取寵之資不容不辨也

王戎五年相典為侍御史官官畏之典常乘驄馬魏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甲子中平元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奸術教授號太平道

平道呪符水以療病眾其神之角分遣子弟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凡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角甲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遂捕角等角教諸方俱起皆考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君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廩馬以班軍士上聞計於中常侍呂彊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輒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從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未幾討頴川黃巾馬賊敗金甌都尉黃琬將兵適至嵩操與未幾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操心機警有權數而任成放蕩大尉橋玄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治也

賊張角

黃巾

魏京

漢書

書其在君乎君亦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也

世好人論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敷論鄉黨

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於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往造

歌而問之曰汝何如人勸其為人下答操乃劫之郡曰

子治世之能臣劉山之英雄操大喜而去操後為○盧祖

破張角率當拔之宦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嵩與中

身梁駁大破之斬梁角先已病死剖棺以屍還首京師

乙丑二年甚烈因倚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

顧譚親幸者曰悔不小鞫可不至千萬此反

今邨四年前太立長陳其卒海內赴弔者二萬餘人是在

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羊公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

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

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其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己巳六年四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何太后臨

朝封皇弟協為陳留王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河進而立

協中軍校尉袁紹因勸其悉誅諸宦官進乃白太后太后

不聽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

脅太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

宜有但此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

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當露

吾見其狀也何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并

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切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

沸莫若去薪清醜雖痛勝於內食有趙鞅與晉陽之甲以

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穢穢

太后猶不從中常侍張讓段珪詐以太后詔召進斬進於

嘉德殿前袁紹及何苗聞進被害乃引兵屯朱雀關下捕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得趙忠等及諸官皆殺之凡二千餘人進兵攻省內張讓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出轅門讓等投河而死帝獨乘一馬從誰舍南行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遣失卓大喜以王為賢有廢立之意遂脅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登賈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權用其子孫伍瓊說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申屠綽等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死陵遷葬魯郡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發台司凡九十三日。董卓拜袁紹勅海太守袁術出薛南陽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入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四

後漢紀

孝獻皇帝上

在位三十年 壽四十一

諱協靈帝中子也初封陳留王靈帝崩朝廷大亂董卓奉其誅宦官以太后令發少帝而立陳留王中平元年五月即位後禪于魏降封山陽公

關東起
卓討董卓

卓劫
天沙

庚午初平元年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屯河內曹操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此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遂燒焚宮廟官府劫遷天子三月車駕入長安○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討董卓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後其子權即○幽州牧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

劉備與
關張相
友善

卒末二年孫堅進屯陽人與董卓戰大破之堅進至雒陽掃除陵廟卓奔還長安堅還軍魯陽○劉表時為荊州刺史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為平原相備後先備少与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息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

漢獻帝

結分好間上批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執之志到壽春見表術術甚奇之以堅余兵千余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

首盛錄
孫策討
濟

乙亥二年曹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李催郭汜以爭權治兵相攻催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七月楊奉董承并將兵送乘輿歸居棘籬中後曹操誅李催三族郭汜為其將所殺○孫策說袁術曰家有旧恩在江東原助舅討橫江橫江技因投木土刀莫可

惟上道
帝備序

得兵以佐定天下術許之策渡江轉聞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龜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听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尽心樂為致死威震江東

孫策威
震江東

劉備序
於呂布

曹操謀
迎天子
都并

丙子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呂布襲下邳張飛敗走備降於布布復以備為豫州刺史布自称徐州牧○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是時宮室燒尽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眾以為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崇高祖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銜駕旋軫東京榛芜義士有存本之恩兆民懷感旧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

金甕石

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甕揮鋤不顧與

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王烈器業過人

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誨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

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魏問而使人謝

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恨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

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

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

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

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

至申三年初荀淑有孫曰彧彧六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

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聞曹操有雄畧乃從操操與

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司馬董卓車服僭擬天

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使

中郎將呂布持矛刺卓趨兵斬之百姓歌弄於道青州

黃巾寇兖州殺刺史濟北相鮑信等迎東郡太守曹操領

兖州刺史追擊黃巾悉降之得戎卒三十余万董卓部

將李傕郭汜等攻長安殺王允袁術進據壽春遂領其州

癸酉四年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士遇

曹操至坑殺男女數十万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進攻睢陵

夏丘皆屠之雞犬亦尽墟邑無復行人公孫瓚攻劉虞

殺之尽有幽州之地建安平為袁紹所滅

甲戌興平元年曹操之攻陶謙也平原相劉備將兵救之

遂歸謙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糜竺音壯反非劉備不

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初孫堅

生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寄人周瑜与

孫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声問自舒來造焉造上便推

劉備

王烈

荀彧

殺董卓

黃巾

徐州

從人望大順也。東至公以服天下大器也。扶弘義以致英
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將兵詣維陽。引
董昭問計。昭曰。惟有移駕許耳。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
遷都許。○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
量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畧飽則棄余。九解無敵
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式存袁術
在江淮。取給蒲麻。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東。祇
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
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
置田官。所在積谷。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劉備合兵
得万余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等遇
之以為豫州牧。

秦祗請
操

劉備
曹操

荀彧
十敗十
券

丁丑二年春。袁紹與曹操書。許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
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
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
十勝。殆雖彊。與能為也。○袁術祇帝於壽春。始呂布因陳
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
曹操。絕婚公路。隸備。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貴重。但
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答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
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備曰。公曰不如。猶言
譬如養鷹。鷹即為用。飽則鵬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戊寅三年。曹操攻呂布殺之。

己卯四年。袁紹擊公孫瓚滅之。○劉備叛曹操。殺徐州刺
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
為備備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

劉備
孫

獻帝

庚辰五年操欲自討備諸將皆曰袁紹方來而棄之東紹
乘人後若何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

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
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

定紹許以子疾未得行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

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北救劉延顏
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摩蓋策馬

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
之圍。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以留之意使

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款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善受劉將
軍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

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許而
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孫策病甚呼權佩以印綬謂曰幸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
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幸賢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

東我不如卿策卒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
心而服事焉。表紹軍陽武曹仁擊破之盡燔其糧殺殺

士卒千余人皆取其鼻以示紹軍紹軍皆恟懼大潰紹與
八百騎渡河走操追之不及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

形於色而性矜懷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辛巳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

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荆州數年
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

鞍解陸肉皆消今不復騎解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
而功業不建是以涕耳

曹操擊

劉備禽

關羽

顏良

羽立效

報操而

去

孫策死

弟權立

曹操破

表紹

劉備見

驛肉流

涕

表紹死
二子年

至平七年表紹自軍敗歎憤發病五月薨紹有三子譚
熙尚眾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詔命立尚譚不得自將
軍屯熱陽

癸未八年表譚表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列表軍西平譚遣
辛毗詣操請救操羣下多以為約表強且先平之譚尚不足
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列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
之心可知矣表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
天下之難未息也公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

操擊表

甲申九年曹操擊表尚破之尚與熙俱奔遼西譚叛走南
皮追斬之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

亮由北
督表

丁亥十二年初瑯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
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去桂州平謂為信然劉
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微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

葛孔明龍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

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為俱來庶曰此

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

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顛覆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蹶細劣至于今日然

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

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

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

州北據漢沔沔沔利於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

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

野千里天府之士劉璋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

亮勸備
取荆益

漢獻帝

君臣用
得如
水也

海若考有利益保其嚴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以修政治
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
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
鑑同縣龍德公素有重名徽凡事之德公益昂謂孔明為卧
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戊子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為嗣九
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大驚呼部曲共
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弱
背信自殘吾所不為備將引兵去過襄陽荆州人多歸備
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
羽乘船數百艘難刀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
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之論曰劉玄德雖則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事
危偏筆力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願則情恩三軍感赴

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操
兵迫備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
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曹操進軍江陵○初曹肅
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會
備南走肅迎之於當陽長坂謂備曰孫計虜敵賢遣士兵
精糧多足以立事公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

曹肅
備結

諸葛亮
取於
權

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請葛亮
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曹肅詣孫權亮說
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以衆漢南與曹操
並爭天下今操又東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

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
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徠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
不北面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
之壯士耳猶守義不降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
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與生員之地受制於人吾
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
能以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
琦台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
州輒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
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徧矣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
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則荊吳之執彊
鼎足之形成矣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
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執可
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
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操人之議專欲謀將軍
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至番陽肅勸權召瑜
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劉據江
東自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
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壽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
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徠今又盛
寒馬無草草駐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為將軍
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以二袁呂布劉表與
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

權曰
瑜曰
瑜曰

周倫
傳
赤

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
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
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卿與子敬囑字程公便任前
發孤當續發人衆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
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爾為督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
樊口日遣邏更於水次候望權軍權知吏望見瑜船馳往
白備備乃乘單舸往見瑜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
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
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
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軍難與
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家檣闊
艦載燥荻枯柴艦反戶點反燥先雁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詎
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詭船以
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皆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
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
人馬燒溺死者其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
大壞操引兵從華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
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
陵引軍北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北岸與仁
相拒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
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

蘇東坡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
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
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
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
終其身操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

後備傳

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
三百里以爭利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
以成吳之疆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
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
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動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
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倖倖於權之不敢抗也
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
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
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季彝臣曰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
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末曹操以陰賊峻狼之資潛移
漢鼎荆州之役長驅數十萬衆飄忽而至而下江陵口
中已無吳越矣尚賴江東諸將忠憤激烈出而與劉豫
州等合謀併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文時老
滿慷慨顧市頭死義師之勝氣大振於東南江東君相
儻能乘此之銳蹶之之困命一二驍將問道衝枚以要
其歸路而周瑜等輩繼以大兵躡之則彼衆可盡得而
操可生靈惜乎孫劉之不知出此也曹操既遁荆楚既
平其意亦謂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諸境不啻使
足於是關羽周瑜維興南郡而劉豫州亦歛兵公安聚
三雄於荆州而縱曹操於河南是則曹操以荆州為餌
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荆州而繫三雄遽至於頃刻忠
纏而倒戈相攻此何為也哉知此然後知赤壁之役所
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士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繼
敵以爭荆州之罪也且荆州之地吳蜀之衝也天下有
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則足以衝敵人之

智腹孫劉於此從而爭之固也然愚竊以為孫劉之爭
荆州當爭於赤壁未勝之前而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
後何則公東之師雖鎮並響而才過襄鄧則荆州已為
望歸矣宗何周瑜呂蒙之徒眷眷於此自赤壁既勝之
後且戰且攻至荆州而遽止終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
中原今日借荆州明日索荆州今日奪荆州明日分荆
州六七年之間以一荆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
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為者哉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五

後漢紀

孝獻皇帝下

推漢
州

己丑十四年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於餘所殺其衆仁委
城走瑜屯博江陵會劉琦心推以權領荆州成周喻分南
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
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必常凛凜○曹操密遣蔣幹往
說周瑜幹乃布衣身巾自詭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
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
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
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
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
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操
營

操
下

庚寅十五年曹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東築精舍欲秋夏讀
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
意擬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
言漢故征西將軍曹氏之墓此其志也而遭董卓之難
興舉義兵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袁術使窮
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其志隸其志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
為宰相入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
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恐妄相付度
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
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實不可也何者誠恐以離
兵為人所視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更會禍
也○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
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

漢書

剛愎自用

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盈為人

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

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

此也周瑜詣京見權之為奮威林林俱進取蜀魏蜀而

非張魯曹惟因留魯威固守其地馬超結援中瑜還

而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六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

陵道病而權賤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

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

瑜儻所言可來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初程普頗以年長

數陵海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

乃告人曰周瑾交上集若飲醪醪普不竟自醉權

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

權從之○初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掌軍事不可不學蒙

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徑為博士邪但當涉獵

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

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而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

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

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劉備以從事龐統

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州百里

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

備見統而善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辛卯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操留子才守

鄴自將擊超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法正為劉璋軍議校

尉璋不能用也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

才才璋不足以有為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璋曰誰可使

者松乃奉正璋然之遣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黃權諫不

張松勸

龐士元

權謂呂

魯肅勸

張松勸

法正勸
備取益

聽法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
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公指而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
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為操反事乃
可成耳公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
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對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
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備將步
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
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至長十七年孫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
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勤者也公明公耻有勤德則
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
也乃為列侯諸將欲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
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
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
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
須或以疾留彧春飲藥而卒或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
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荀彧勸
曹公勿
受九錫

溫公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有公西赤門人
之高弟公西赤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
之而独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
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二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
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出
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
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

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
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十分
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
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
或之勸魏武取徐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
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
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
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
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是貶荀以非
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
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入情乎

劉備在涇明龐統勸備襲成都備遂進據涪城
癸巳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

孫權權
重谷豐
肅

孫權江西營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
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
耳○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

劉備圖
成都劉
璋州降

甲午十九年劉備進圍成都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二萬
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
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于公安
盡歸其財物備領益州牧

蘇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
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
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
之所以失也且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
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用劉表之喪先主在
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

崇獻帝

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摧其背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所持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

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劉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

劉備權用西士居士

劉巴清鑄錢平初價

漢書亮治蜀第

州之民是以大和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更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務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二未知其一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士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敗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陵蔣琬為

魏社稷之器

操之二

劉備取益州

司馬懿不攻

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魏數事不治時又沉醉
 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社稷之器非百里之
 才此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
 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宥卒但免官而已○魏尚書令荀攸卒
 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攻討常謀漢惟懼時人及子弟莫
 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
 西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公未二十年三月魏公操自擊張魯○初劉備在荊州周
 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其
 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
 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
 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
 猶勇乃敢拔詐如此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使備求荆
 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史關羽及
 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二郡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
 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万人
 屯益陽以拒羽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
 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
 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
 備○七月魏公操拔陽平張魯犇南山操入南鄭司馬懿
 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遂爭江陵此
 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在耳操
 曰人苦無足既得陝後為蜀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
 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
 傾曰其傾而壓之无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
 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

進操為魏王

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騎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公尚可擊不曄曰今日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徐晃等守中

丙申二十一年五月進魏公操討為王魏以五官中郎將不為太子○漢正統劉備曰曹操一卒而降張魯定法中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幸眾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兵策乃率諸將進兵法中○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為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守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急志發奔前長驅為亮以問從軍楊洪洪曰法中益州咽喉壯死存亡之機曹君無法中則无蜀矣此家門之禍也張兵何疑時漢正統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直○魏為太守李嚴許洪為功曹嚴未去

此為善用人

魏為而洪已為蜀君洪率隄下書在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蜀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及時人之器用也

趙雲敗魏兵

劉備將王

己亥二十四年二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進要以臨法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止我必有法川矣乃於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閉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快引也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滾水中死者甚眾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歎曰子龙一身都為膽也操引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法中○七月劉備自稱法中王還至成都關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虎德上樊

法中王

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
 水羽乘船致之禁等窮迫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
 威震華夏魏士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將濟言於
 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將志權必不顧也可遣人
 勸權距其意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
 曹肅嘗勸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抗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
 失也及呂蒙家代肅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
 且居國上流其執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
 璋住白帝蔣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
 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於其詐
 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執
 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
 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
 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與還建業以
 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且赴襄陽列大軍浮江且
 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
 乃馳檄召蒙還檄蒙至竟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
 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
 即擊反音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
 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曰羽素勇猛未
 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
 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
 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
 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
 以赴樊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狀權遂發兵襲羽今呂

呂蒙

取民物

孫權定荆州

權瑜周
瑜魯肅
呂蒙
魯

周瑜比
大都

蒙為大都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為後繼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艤中艤古似反使白衣搖櫓即古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塵芳傳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綽羽及將士家屬皆抚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鑑鑑鏡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羽聞南郡被破即走南還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因遁走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邀焉寡傳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琰之執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曾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脩辭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尔圖取荆州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已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

原標

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
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入貢稱臣於操稱說天命
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殺下功德巍巍羣
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聲毀下宜
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
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遠慮然後知其為
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
衣紹愷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
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
章適道元志通以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

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幼
奴子弟亦遊大孝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
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人豈
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
有如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
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

繇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表安楊震李固杜喬陳
蕃李膺之徒尚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
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
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僵音當而忠
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
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

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
之昏虐保養茲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
之憤萬國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機表紹之徒從

而精難遂使乘輿播越示廟丘墟王室為廢庶民塗炭大命
殞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
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人功於天下其蓄無
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
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右東漢自更始尽孝獻十二帝共一百九十五年

歷年尚曰... 夫民心思... 始渴之望飲飢之待哺
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其年元惡授首
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君之器綱紀不修
諸將暴橫不旋踵而土固其且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
雄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幡然
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
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首取良

吏卓茂以為大傳戒馮異安集關中不務以戰功取勝

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畧矣天下已定不失
物乃偃武脩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
表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浸弛外戚專權近習
放恣然抗有骨鯁忠烈之臣志身而徇國故雖衰而不亡
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于和 而紀綱大壞廢錮英
俊賊害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 南嶽賣官濁亂四海河
進見殺表紹不勝其憤遂播虜宮闈肆行誅殺外召董卓
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羆入室矣卓會後 殘
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
漢室遂亡哀哉

